

绿竹猗猗

□王树才

淅沥细雨落罢，古猗园的草木都被洗得清润透亮，枝叶间凝着水润的光泽，风一吹便漾开满眼绿意。刚踏入园中，鼻尖便萦绕着草木的清芬，这般的清新景致，便是踏入园子最踏实的收获。我缓步走在青石板路上，目光追着东边蜿蜒的小径，曲径通幽，花木扶疏，心底的向往不自觉被勾起，索性随着景致随心而行，慢慢融进这一方花草葱茏、林木葱郁的天地里。

园区指示牌上，东区的堂、斋、轩、园、台、桥、居错落排布，各有韵味。可脚下小路九曲回肠，纵横交错间带着几分天然的凌乱，我不愿执着于奔赴某一处定点景致，舍弃满园散落的美好，便索性放下刻意，随性漫步。想来，不追不赶，方能处处逢惊喜，我举着手机，一路走一路定格风景，不知不觉，便踏入了青清园，踏入了这片满目皆竹的清幽世界。

竹子，是刻在我童年里的温柔记忆。幼时家乡村头，总有一片郁郁竹林，春日的竹林，藏着最动人的生机。春雨初歇，尖尖笋芽便挣脱泥土的束缚，破土而出；不过一夜，笋芽便被层层箬壳裹着，悄悄拔高。每日上学放学，我都从竹林间穿行，看着那些嫩芽一日一变，不分昼夜地拔节生长。渐渐地，它们褪去厚重的箬壳，抽出细嫩的枝丫，长出轻盈的竹叶，随风轻轻摇曳，

长成亭亭玉立的嫩竹。整片竹林漫着淡淡的竹香，伴随农家袅袅升起的炊烟，萦绕在村庄的烟火气里，那份宁静与温暖，是童年最珍贵的念想。

后来归乡，却见林立新楼取代了整片竹林，村庄那道绿意盎然的屏障没了踪影，往日的清雅与悠然荡然无存，再也寻不回漫步竹林的儿时时光，满心都是难掩的惋惜。此刻才更深切懂得苏轼那句“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间烟火可缺肉食，可心底的清雅，万万离不开翠竹的点缀。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这千古名句，道尽了竹子独有的风骨与风雅。古猗园的青清园，占地三四十亩，满园遍植青竹，步入其间，竹影婆娑，清幽雅致，满目翠绿连绵成片，既壮观又温婉，能在春雨过后，邂逅这片竹境，实属满心庆幸。

依旧是那错综随性的小路，宛如引我走进了一座清幽的竹之迷宫。前后左右，各类竹子身姿挺拔，依着天性舒展枝叶，宛若风姿各异的时装模特，次第登场，款款而立，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我俯身拍摄每株竹子上的铭牌，想记下它们的名字，留存这份竹间诗意。同行的两位书友，见我专注探寻，问清缘由后，也欣然相伴，一同沉醉在这片翠竹之中。

眼前的淡竹，正是我童年最熟悉的模样，秆高六至十二

米，秆径三五厘米，身姿修长，清雅质朴。竹枝交错的缝隙里，裹着箬壳的春笋正奋力向上，即便被浓密竹叶遮蔽，依旧倔强地探出嫩绿尖芽，一心向天地生长，那股顽强不屈、蓬勃向上的生命力，瞬间勾起心底的动容。与久违的淡竹重逢，更让我痴迷于园内各类竹品，散生竹、丛生竹、混生竹三大类错落生长，鹅毛竹、孝顺竹、方竹、七彩虹竹……三十余种竹子，有些曾偶遇却不知名姓，如今借着铭牌一一对应，满心都是遇见美好的欢喜。

园内奇篁异竹荟萃，不仅装点了古典园林的景致，更勾起万千诗情。刘禹锡言“依依似君子，无地不相宜”，写尽竹子随遇而安、谦逊温润的君子气度；王维吟“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绘尽幽居竹林、心怀高洁的悠然志趣。据史料记载，古猗园坐拥八十余种竹子，是上海竹类品种最丰富的古典园林，漫步其间，竹影绕身，清风携香，满心皆是诗意。

绿竹猗猗，清影悠悠，这方竹境清幽静谧，洗尽尘俗浮躁。望着这片蓬勃生长的翠竹，心中默默期许，若世间多几处这样的绿色生态园区，多几分这般清雅的诗意，我们生活的世界，定会多一份舒适与安然，多一份不染尘嚣的美好。

爱土地的方式（外一篇）

□石路

与人类生活贴得最紧的莫过于土地了。

种子、肥料、雨露、阳光，这些伴着土地植下的万物，在大自然角角落落，应时应季地拔节、发芽、开花、结果，以自己不懈的努力，延续、发展着人类文明，活生生地托举着这一个寥廓美好的大千世界。

与土地亲昵的人，包罗万象，各行各业。谁不爱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但要说，日常和土地更紧密相连、更难舍难分的，那肯定是农民。在农场、乡镇四十多年，我深深地理解农民与土地的情分。这份眷恋，深埋心底。

有位文化人这样说：“土地，是农民所见的最漂亮的风景。”这些乡村里的农民，每天打交道最多的是土地，每天说得最多的是种粮食。从晨起下地到暮色归途，农民的眼里全是泥土，视线里折射出的全是土地上那份美丽的春光。

土地，是农民的生命。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把土地与农民连在一起，这不仅仅是基于农民这个职业的特殊性。“日出而作夜归来，连日苦雨不回家。”“山里山外有耕民，田间田外尽丰收。”正因为农民怀揣这份对土地相依相生、难以割舍的挚情，农民爱土地的方式就显得格外珍贵。

农民除了感情上的记忆、亲情、乡愁与心灵表达外，还有行动上的生态守护。这些年，传承土地文化、建设美丽乡村，实现了人与土地的和谐共处；科技兴农，更让土地上的“生万物”惠及世界与普罗

大众。有人说，“农民对土地的感情，就像母亲对婴儿的爱一样深沉。”是的，这个比喻恰如其分。这也是农民对土地那份最特别的爱的方式。

这儿就是根

在村里的长辈眼中，你是他们看着长大的娃。少时，最大的爱好，就是伏在窗台下看书。放学后，也常常下地，与物种对话，和春天絮语。长大后，离开乡村的家，简单的行囊，匆匆的话别，去到渴求已久的象牙塔。临别，在自家村庄转了一圈，给乡亲们留下一句话——“我会回来的。”

转眼，博士毕业。回家见到母亲，“明儿开始，我要去唤醒家乡每一垄地，让沃野变个模样。”村口聚着老少，枝头上的小鸟也在凑热闹。老支书笑呵呵地说：“村里来了博士娃，咱地里也蹦出个金疙瘩。”你被眼前的场景感动了，春水在心头荡漾。此刻起，你已有了计划，身子日夜泡在田间、眼睛瞅着土地做着各种分析。红的、绿的，看着箭头变化，把最合适的配比，写下一张良方，告诉乡亲们——这样种植的作物，产量可以翻番。

开心农场，你与大伙忙忙碌碌。周遭，有的喊你博士娃，有的叫声小儿郎。母亲说，“他们可稀罕你呢！”晚上，你做着绿色的梦——在宅院讲大地故事，在阡陌唱农家歌谣。诗意穿过那片心动的竹林。你说，当生命的麦苗植入这片土地，这儿就是根。出发在这里，归宿也在这里。

啃“饭铲刀”

□施国标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把吃剩的白花米饭随意倒掉，我心里总不是滋味，有时还会想起小时候因饿肚皮而去“啃饭铲刀”的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还在读书，也是生活困难时期。父母生儿育女多，一家共六口人，集体分粮被限制口粮，多一斤不行；穿衣服，小孩穿了小孩穿，只要不破烂，会一直传给阿弟穿下去，一点不浪费。那吃饭饿肚子怎么办？父母就用麦子填进去。那时田里种的大多是大麦，可当饭粮入肚。麦子被收割脱粒后，扬净晒干储藏起来，需要了，就拿出来放在“淘麦篮”里洗尽灰尘，晒干后，到大队加工厂剥壳、碾麦粞。母亲在做饭时，就把麦粞搅在米饭里，成为“麦粞饭”；放在米粥里，成为“麦粞粥”。我看到母亲在做麦粞粥时，米放得很少，一家六口人吃，一只“洋锡碗”，勺不到半碗，锅里放了大半的水，是用麦粞打底的。再不够粮吃，母亲就烧玉米饭、玉米

粥、香瓜饭、香瓜粥，有时饭里还放高粱、红薯、萝卜、豇豆、扁豆、青菜、茄子、白菜、草头等等。有一年，队里从西部地区引进“洋大头菜”，也被母亲放进了饭粥里，这种菜口味冲，还有点辣，不惹口，但只要能下肚，就得吃下去，我们小的从不挑剔。童年的我还与几个小伙伴在集体仓库里偷吃了“花肉饼”，是一种用棉花籽榨油而成的渣料，一块块的（用于集体水稻田施肥），除了有点香，进嘴没有一点味道。

我们一家人在饭桌上吃饭，粮食是一点也不允许浪费的，我们不小心把米粒掉在桌上了、落在地上了，严厉的父亲会瞪着眼，叫你把掉下去的米饭粒拾起来放在嘴里。如果在吃粥，同桌的我，看到父亲在吃完粥后，就用舌头去舔碗壁上的残剩粥浆，手指转碗，舌头舔粥，三下二下把碗壁舔得一干二净了，看到这样的情景我暗自发笑，但不敢笑出来，怕被父亲误为是在做“洋

腔八调”而受打骂。不过，父亲的这副“腔调”让我看到了长辈对粮食的珍惜是进了骨子里的。母亲对碗里的最后一口粥，自然也有自己的办法，她的打理要比父亲温柔得多，用筷头密点粥浆，全部送进了嘴里。而我看到祖母对最后一口粥的吃法，更是有些寒酸相，用食指刮取碗壁上的粥浆，吮指送进无齿的嘴里，但这就是血脉的传承。

“啃饭铲刀”其实是句俗语，是盛菜盛饭的工具，“啃饭铲刀”是忘不了。我们放学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揭锅盖，大家看到锅里没有饭了，连饭糍也吃光了，就去抢“饭铲刀”啃上边仅剩的一些米饭粒，故这柄饭铲永远是干净的。

我们的童年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看到了父辈们的艰辛。现在生活好了，吃穿不愁，但我们仍不能忘了对粮食的“珍惜”两字，这是传统，当代代传……

故乡的月光

□顾吾浩

在时光的长河里泅渡
我又回到那片魂牵梦萦的故土

故乡的月光
如一片薄纱
轻柔地洒在古老的屋脊上
那错落的瓦楞
似岁月的鳞片
在银辉下闪着神秘的光
咖啡的氤氲与袅袅茶香同溢
民宿灯光和野餐的篝火共旺
那是故乡嬗变的新妆

村头的古井
像一位沉默的老者
守着村庄的过往
月光掉进井里
碎成满池的星星
那是儿时纯真的梦
岁月的长河里总有惊喜流淌
如今，村庄两岸的市集花径

还有那“阿拉”“阿乡”的缭绕
语调
在月光朦胧的清溪中远航

田野在月色中沉睡
麦浪在梦里轻漾
高耸的铁塔伫立在远方
像故乡忠诚的卫士
守护着每一寸土地
再不要面朝黄土背朝天
机器的轰鸣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故乡的苍凉变得一片金黄

我沿着熟悉的小路漫步
月光抚摸着欣喜的脸庞
故乡的月光啊
你是我心中的明灯
把我回家的路照亮
无论我走得多远
你永远陪伴在我的梦乡